

夜光杯

差旅行至纽约,还没来得及打开行李,就被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完全吸引了注意力。人们都仰头向天空张望,一边步履匆匆走着,一边还要不停脚地抬起头看一看,似乎是怕错过了什么。朋友说是日全食,从当天下午三点开始出现日影,四点钟后达到全亏。到那时,天光虽然在时间上还是初春晴天的午后,却可能在一瞬间完全暗下来,如同白昼里的黑夜。所以人们闻风而动,倾巢而出,来到空旷的室外,目击这鲜少见到的天文现象。

观日全食记

博闻多识的友人早早备下观测用的墨镜,是天文研究机构的特别定制。镜框和镜腿都是硬纸质的,镜片却是专业级的高质量,保护直视太阳的双眼不被强光灼耀。我迫不及待地戴上这纸板眼镜,眼前的天地顿时变了颜色。蓝灰暗,太阳灰白,且已明显缺了一角。我被这宇宙间的奇观大大地震撼到了,摘掉眼镜再看身边的人们,理解了大家为什么都是一副欢呼雀跃的等候姿态。

跟着朋友去,我们往哈德逊河的东侧走。那边的钢架桥上视野开阔,没有高楼遮望眼,可以把此次日全食的完整景观尽情收入眼帘。我们一路走着,一路感受着东河侧畔的欢聚气氛。很多人在河边铺设野餐垫,带着孩子牵着狗,闲散松弛,嬉戏玩乐。桥上还有不止一辆的轮椅,坐在上面的人盖着毯子,避开河面上吹来的风,雕像一般凝望着天空。这时候的太阳已经失去了一半的形状,地面的光线明显变暗,体感温度也有所下降。

跟着朋友上桥穿行,快步走向最佳观测点。身为专业摄影师的朋友一边疾走,一边还不忘时时举起长焦相机,对准天空连续咔嚓几张。灵感闪现的时候,她把观测眼镜遮在镜头前面,拍出的图片宛若人肉之肉所不见。我刚想感叹一句天工造化,万象神奇,就听到朋友惊呼一声,蹲了下来。

我赶紧问发生了什么?她说就在把墨镜摘下又戴上的反复操作中,有那么一下子,她的双眼直视到了形状和光线都只剩下一半的太阳,结果是眼前瞬间变亮,再睁眼时只有蓝色和绿色的光圈,从小变大,迅速地闪过……我问她要不要休息休息再走,朋友就像没有听到似的,大步流星继续往桥中间走。经过桥栏杆时,她看到旁边有几个老人捂着眼睛,正在从指缝中望向天空,就不假思索地把口袋里多余的几副纸板墨镜全都掏出来,一一送给了他们。此时的天色虽然更暗了一些,大家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多。

终于,我们在东河侧畔的最佳观测点站定,举目望天。此时的一轮日头已经不复往常模样。它灰白无力,淡影残存,唯有边缘处的一线微光,弯弯的,迟迟不肯消退。我紧盯着它,眼睛一眨不眨,全神贯注地迎接日全食即将发生的顷刻。这一时刻的时间运行好慢,甚至像是暂时停驻了。太阳看不出有什么更多变化,脖子却加剧变酸,眼睛也倍感疲劳。我努力维持不转头,不眨眼,自以为目光炯炯地直视着太阳,目送它隐入无形。

然而我究竟看到了什么?周遭突然爆发出热烈的鼓掌和欢呼声。一丝亮光从太阳最初缺失的位置放射出来。日全食结束了,太阳正在迅速地重返人间!

我摘下眼镜,看到身旁的众人热烈地拥抱,交流,谈论刚才不可思议的天地奇观。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和预测,同样的日全食现象要在十九年后才会再现。未来的漫长时间反而让我回忆起许多年前。小学的时候,老师带着我们在学校操场集合,也是观测日全食。有些人手里是用煤烟熏黑的玻璃片,或者是用墨汁临时涂黑的眼镜,很少有谁戴墨镜来校。大多数人则蹲成一圈,俯身看着老师提前准备好的清水盆。小小的太阳摇动在水面上,天光也是这般的渐渐变暗。那是在哪一年?那时看到的太阳变化和4月8日这一次一样吗?随着天色渐渐亮起来,我的心里慢慢泛上来很多人和事,太长时间都没有想起过的人和事。一些人名,一些在某时某地运行过的时空碎片,流散般跳动在思绪里。朋友问我发生了什么?我说刚才有一瞬间直视了太阳,眼前晃动蓝色和绿色的光圈。

东河侧畔的日全食,让人头晕目眩,感慨万千。

那时的乡间,一眼望去都是阡陌交错、生机勃勃的田野。我们走在小路上,会有蚱蜢、田鸡、泽蛙等从草丛里跳出来,间或还会遇到几只扑棱着翅膀想飞又飞不远的鸟雀。我们知道这是今年刚出窝的未成年麻雀,乡间谓之扑巢麻雀。说是麻雀,也泛指一切刚出窝的小鸟。

辨认扑巢麻雀的方法很简单。这些小鸟不仅羽毛没有完全长齐、毛色较浅,叫声也奶声奶气,最关键的是,嘴角还泛着一圈鹅黄,这是鸟儿未成年的重要标志。

春夏繁殖季里,屋后的竹园、门前的油菜地、小河边的小灌木丛、芦苇荡,都有可能被鸟儿相中,在隐蔽处建成一个个温暖的鸟巢,下蛋孵化出一窝窝小鸟。吃了睡,睡了吃的小鸟,不出两

养育

天气预报说气温是34摄氏度,我在库场大院子里站了一会儿,阳光像炭火灼烧着脸。地面滚烫,尤其是走在铁板上,鞋底好像化了,若是赤脚,估计直接变“铁板烧”了。不知是安全帽压的还是热的,我的脑袋开始发蒙,耳朵里嗡嗡作响。我躲到棚子边上,那里堆着几垛吨袋货物,遮住点阴凉。

我不安地盯着眼前两个工人,他们得在这骄阳炙烤下快速完成我交代的第一项工作,做出样品。事已火烧眉毛,只能拼了命和时间赛跑,他们是哪吒脚下的风火轮。

一个小伙儿穿着黑色的汗衫和裤子,浑身像从水里捞出来的,衣服粘在身上,一道道波纹随着他肢体运动费力地变化走向。他戴着厚厚的专用手套,用电锯锯木头,尖利刺耳的电锯声夹杂阵阵蝉的嘶叫,让空气更闷热。震动掀起地上被重型卡车碾得如齑粉的尘土,打出的木屑颗粒像小小的沙尘暴,扬在他的头脸和身上。我甚至看不清他黑红的脸部特征,分明的是他被汗水浸透的黑短发和腌得有点红的黑眼珠。

另一个高个子的胖子猫着腰,在集装箱里抡着锤子。他要把精确测量过的木料砸进钢材的空隙中,还要测量新的木头尺

寸。灰白的汗衫粘在身上,每敲一记,肥硕的腰腹晃动几次,湿漉漉的褶皱随之波澜壮阔。

他们两手没空,不能擦汗,汗水暴雨一样往外冒,他们不时用力眨眨眼,甩甩头发,或者把脸往肩膀蹭一下。他们的活和活计一递一接,在滚烫的空气中来来回回,表情自在,神色欢快。

我头昏脑涨地站在阴凉下,好像有中暑的症状。思忖要不要让他们休息一下?又赶紧看时间,还有半个小时就得给船公司交货,否则后面可能会有无法收拾的烂摊子,损失巨大。真矛盾啊,万一他们热出毛病,我就是个罪人。万一不能快速交涉,所有人的努力都泡汤,为难。

干脆我来帮他吧,至少我能递个木头。我从叉车上捧了根木头,锯木头的小伙子立刻拒绝了。他憨憨地笑着,一边拉尺子一边撵我:“你快去楼上办公室凉快凉快,那边有空调!你就放心吧,这种活我们干得多了,不会耽误时间的!”

箱子里胖子喊了一声。开吊机的工人给他们送来两瓶冰水,凝结着白色水珠。“有活儿干不嫌热!”

汗透的人

魏芳芳

明代学人程登吉《幼学琼林·武职》:“战胜而回,谓之凯旋;战败而走,谓之奔北。”胜利而归是令人振奋的事,小文与大家分享“凯旋”两字。

分享“凯”(凱)。凯的本字是豈,与亨、岂同源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豈,还师振旅乐也。”迎接军队得胜归来和欢送军队出征时演奏的鼓乐,用以提振士气。

中国鼓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。甲文豈(图一)应该是一面手鼓,具体构形是鼓面的三个方向上都有一只手,表示手掌在不同位置击鼓。一人双手击鼓,那么甲文构形为什么是三手呢?我在拙栏文《奔走之间》谈到金文“奔”的构形是谈(天)下为三个脚(止)由两脚幻化出的,表示高速度时出脚频率快,眼前的脚形就多。我并由衷感叹:“曾几何时,西方学者认为是1824年由英国科学家最早提出‘视觉暂留现象’原理,并基于这个研究成果,19世

纪末诞生了电影。我认为视觉暂留现象首先被中国人发现并提出的最好证明,就是这三千多年前已真真切切铭刻在奔字上的古汉字活化石。”岂(豈)字亦是证明此现象之嚆矢,岂的双手掌在鼓面上迅速移动



织锦 张大林 摄

个星期,就从赤膊的小肉球变成了毛茸茸的雏鸟。个头长大,脚头有了力量,翅膀也硬了,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,有了飞的冲动。终于有一个胆大的带头大哥飞了出去,其他的兄弟姐妹也跟着飞离了鸟巢。但毕竟太嫩了,飞不了多远就要歇会儿;也不会稳稳降落,难免会跌落下来。此时,它们的应变能力和对外界危险的认知也不足,因而往往会险象环生。一些跌跌撞撞的扑巢麻雀,可能会被猫狗扑住,被小孩追逐捕捉。当然,大多数的扑巢麻雀,经过几天的飞行实践,迅速掌握了飞行要领,一次比一次飞得平稳、高远,起飞与栖落的动作也娴熟起来,在一次次惊险情中对外界的险恶也有了真切的认

扑巢麻雀

张勤

又到小长假,在家看电视,想起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。

近年来打开电视机,荧屏上扑面而来的一大堆电视剧,不知道为何一水儿都是“宽屏电视剧”(这个名词恕我杜撰),即像变形宽银幕电影那样拍成2.35:1左右的比例。而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的是:荧屏上方和下方各有一块黑色的长条,产生了荧屏似乎缺少了两块画面的错觉,非但不大有看超宽银幕电影的观感,反而觉得有些不舒服。

银幕拉宽,是由于电影技术的进步、电影市场的需求而渐渐成为惯例的。超宽银幕上的画面利用广阔的视野,增强艺术表现力。然而,由于尺寸的局限,再大的电视机也无法展现出超宽电影那样的视觉效果,拍成“宽屏”的电视剧,实际显示的画面和提供的信息,不见得多了,甚至反而少了。

听说有部分原因是,现在有相当多的播放是在手机上的,而手机端相较电

视等显示器,比例更接近宽屏。实际数据如何,笔者无从获知,但就笔者身边观察而言,用手机看电视的多数都是上班族的通勤路上,或一些碎片时间,或因设备局限(比如家里不方便开电视或被占用),有条件还是会选择电视、电脑、平板等这些大尺寸播放端的——如果是为了尽情欣赏艺术,屏幕当然是越大越好,不是吗?

笔者认为,电视剧制作质量的优劣好坏,更主要的在于故事编排、情节设计、人物塑造、场景设置、道具制作等诸多方面。真正的艺术不是为技术而技术,技术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,并且技术需兼顾终端的多样现实。我们期盼荧屏上出现越来越多思想性好、艺术性高、观赏性强的精品力作,而不仅仅是画面好、科技含量高、商业性强的“赶时髦”产品——事实上,不少优秀的热播电视剧,采用的依然是传统比例。

未必“宽屏”

陈绍谟

转眼,又是春。想赞美,不知如何表达。朱自清的《春》,人尽皆知,朗朗上口。

白色牡丹在风里摇曳。想赞美,不知如何表达。李白早已写下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。

樱花随风飘落。想赞美,不知如何表达。只能像安原贞中那样“哎呀”连声赞。

大风中的柳絮翻飞。想赞美,不知如何表达。黄静斋的“风前柳絮点人衣”已是那么直观。

站在阳台上,看杉林绿色日渐丰满。春天是循环的,想念、悲伤也是循环的。生与死,美与凋落,都那么鲜活。我,不知如何表达。

不知如何表达

红萍

认为有语病的:凯即胜利的意思,旋,就是归来。一般人都习惯在后面加上个“归来”,觉得通顺。殊不知,“旋”就已经有归来的意思了,这样会重复。所以“凯旋而归”和“凯旋归来”等都是错误的。在凯旋后面再加一个归来,那这个词组岂不是成了“归来归来”了吗?

认为没有语病的:1.凯旋而归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用语,而固定用语是不能单按它字面意思来理解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这个用语没错。2.“旋”是回来的意思,“归来”也是回来的意思,但是重复就是语病吗?我们汉语词汇里有很多通过这种构词方式构成的词语,比如“陈旧”,“陈”就是“旧”,前后两个词素意思重复,没有语病。

我认为两种观点都没点到“旋”的文字构形根本。肯紫探蹊,汉字探初。试析甲文“旋”(图二)。此字构形由表示旗帜的“方”和表示脚板的“止”(趾)组出,士兵的脚步随着旗手旗帜的挥舞而转动,初义就是旋转、转身。旋踵,旋即两词形容掉转脚跟速度快时间短。人要往回走脚跟就要先转动转身,然后才能返回归来。

小结一下。“旋”的多个义项中,凯旋之“旋”包含了第一转动转身义项与第二返回归来义项。“凯旋归来”中的旋仅承担了第一转动转身义项,将稍弱的第二归之义项,实实在在地转让给后面归来义项强势的“归”接手。如此允执厥中地分配凯旋归来义项,无重复与语病困扰,就不存在争议。

分享“凯旋”,愿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都不断有凯旋的喜悦让大家分享。

七夕会

去。好在路也不远,拗不过他,我们就给他买好了车票,送他到车站,目送他一个人拖着行李挤上了高铁。

快出检票口的时候,他回过头朝我们挥了挥手。我的心情有些矛盾,紧张又轻松。紧张的是,外面陌生的世界,不知儿子会怎样应对。轻松的是,儿子终于到了长大独立的这一天。三个多小时后,平时很少主动发微信的儿子,发了三个大字:已到校。我给他回了一个大大的赞,祝愿远飞的儿子,一切顺利。

所有的小鸟终将飞出鸟巢,扑巢麻雀也终会长大。我想人与鸟儿也是相通的,只有勇敢地飞,在外面的世界亲历风雨,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感悟,学成真才实学,真正地长大成人。

七夕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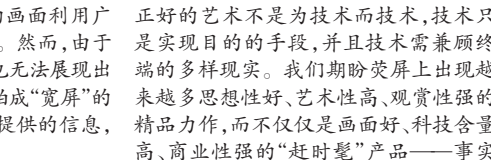
徐梦嘉 文/图

分享“凯旋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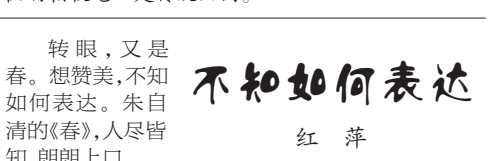
徐梦嘉 文/图

跳跃击打,遂幻化出三个手掌形。金文小篆的“豈”发生形变,不见了形式感的“几”另造凯(凱)。“几”本义案几,这里借指鼓架,也可以推出此“几”指代矮脚食案,豈几组合,象征会有丰盛宴席犒劳获胜将士、击鼓奏乐。小篆“豈”把甲文的手写成爪,并加一横表示鼓槌,手持槌击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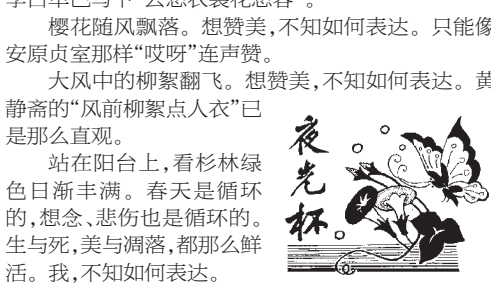
分享“旋”。我从“凯旋归来”四字词语有无语病这个学者争议不断问题切入展开谈。



梦笔寻踪



图一 豈(甲文) 图二 旋(甲文)



夜光杯